

# 戒毒成功后回村种红薯

## 家乡泥土里留下她新生活的足迹

本报记者 徐新怡 通讯员 钱颖军

浙西初夏午后的田地里，阳光洒在嫩绿的红薯叶片上，微风拂过，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清甜。郝丽（化名）几乎每天都会来地里转一圈，看着长势良好的红薯苗，她圆圆的脸上满是笑容。“地里的苗得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料。”郝丽说，要是不来地里转转，总觉得不安心。看过了苗，她又骑上电动自行车，去隔壁镇上看看正在装修的新仓库。

郝丽即将“奔四”，留着一头清爽的短发，穿着朴素而整洁。很难想象，这位如今拥有两千多亩红薯地的“老板娘”，曾经是个“瘾君子”。



### 误入“毒”途，父母亲手把她送进戒毒所

“是我爸妈喊民警来，亲手把我送进去的。”说起过去，郝丽并不避讳。

2014年，郝丽28岁。彼时的她和老公一起打拼事业，家里还有个上小学的女儿，夫妻俩承包做点小工程，虽然辛苦但生活也算安逸。“那个时候应酬多，喝吐了是常事。”一次在饭桌上，朋友告诉郝丽，有个好东西解酒效果极好，随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白色的“药”，推到郝丽跟前。“我当时不知道那就是冰毒。”郝丽说。

第一次，第二次……郝丽觉得自己好

像停不下来了，“后来知道自己是在吸毒的时候，已经上瘾了”。慢慢地，郝丽从一开始的一个月一吸，逐渐变成每天都吸，起床先“溜冰”成为了她每日的习惯。“最亢奋的时候能连续三四个晚上不睡觉，总想着出去找点好玩的事情。”很快，误入“毒”途的郝丽又迷上了网络赌博，开始整夜不回家，丈夫忍受不了曾经并肩的妻子坠入“深渊”，选择了离婚。

知道女儿成为“瘾君子”后，郝丽的父母又气又急，立马把她送到了拘留所。但

每次从拘留所回来，郝丽又忍不住找到昔日的“毒友”，她回忆，冰毒最难戒的是心瘾，有时候一天不吸，就感觉心里有无数只蚂蚁在爬。

吸毒之后，郝丽再没心思去管工程上的事情，项目烂尾了，还欠了“一屁股”债。一天晚上，父母又在房间里发现吸毒的郝丽，老夫妻商量后拨通了派出所的电话，民警赶来，从家里带走了郝丽。2015年9月，郝丽被送到了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执行为期两年的强制隔离戒毒。

### 戒毒所里，她从新闻联播上找到创业契机

初入戒毒所时，面对陌生的环境，郝丽十分排斥，不愿和任何人交流。不久后，一张来自债主的法院传票成为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郝丽持续低迷的状态被当时的管教民警刘乐看在眼里。一天晚上，郝丽因为琐事和室友发生矛盾，压抑已久的情绪有了宣泄口，冲动之下和对方发生了肢体冲突。刚从外面培训回来的刘乐听说后，决定找她好好聊一聊。

“你只需要想清楚你是来干嘛的，在这

里有足够的空间让你去学习、去规划……”一次次耐心温柔的谈话后，刘乐还帮她申请了给债主打电话的机会。电话里，郝丽给对方许下承诺：“等我回来，我一定会解决。”

坚定了戒毒信心的郝丽，表现越来越好，并积极参加康复训练和VR治疗。“一开始的确很难熬，是戒毒所里科学的戒毒手段救了我。”郝丽意识到，戒毒所将成为她重写人生的起点。

2017年的一个晚上，郝丽记得那是个夏天。宿舍里的电视机像往常一样播放着

新闻联播。“当时我听到了一个从来没听过的词，叫新型职业农民。”郝丽说，那段时间，她开始在新闻联播上关注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相关政策。“国家有扶持，跟着导航走准没错。”一颗回村搞农业的种子就这样埋在了郝丽心中。

2017年9月，因表现良好，郝丽提前解除了强制隔离戒毒。那天，她走出戒毒所的大门，一眼就望到了父母和女儿。她顿时松了一口气，也突然感觉到了自己今后肩膀上的责任。

### 回村种红薯，她在田地里书写新人生

刚出来第一天，郝丽曾经的“朋友”就找上门说要一起玩。“所以，我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换掉了曾经的手机号。”郝丽明白，想要不再重蹈覆辙，首先要做的就是彻底断掉曾经的社交圈。

离开戒毒所后，郝丽与刘乐依旧保持着联系。知道郝丽有创业的想法后，刘乐鼓励她“要坚持”。当时正值夏季，信心满满的郝丽向亲戚借了一笔钱，承包了村子里的几块地，决定开始种西瓜。但没想到，那一年正好遇上西瓜严重滞销，欠的债没还上，种西瓜又亏了十几万元。

“当时觉得天塌了。”没能成功迈出第一步的郝丽有了放弃创业的念头，但她看着银行的欠款单，又想到女儿和父母，觉得

自己身上的担子还不能放下。

经历了第一次的失败，郝丽意识到了“选品”的重要性。学习农业知识、考察土壤条件、了解市场情况……这一次，她做了充足的准备，选择开始种红薯。

2019年，郝丽的第一批红薯丰收了。除秧、去泥、装筐、销售……红薯地里，她正在慢慢实现当初的“创业梦”。今年，郝丽的红薯已经种到了广东和海南，一年线上加线下的销售额能达到三百多万，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农场。农场里将近20名员工都是村里的，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员工，之前因为家境困难靠收垃圾维持生计，郝丽看他人老实也肯干，于是喊他一块儿来帮忙，现在他一年收入能达到十来万元。

郝丽的红薯，除了拿来卖，也用来送。村子里敬老院的老人们总是夸她的红薯好吃。“有空的时候，我会给老人们送点生活用品去，再带点红薯给他们吃。”郝丽说自己并没有很远大的志向，只想在做好自己的同时，能再多做点好事。

如今，郝丽已经再婚，丈夫也是同村人，女儿在隔壁市里读高中，几乎年年都拿奖学金。一家人脚踏实地过日子，她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但我现在记性比较差，话讲多了还总忍不住咳嗽。”而这些“毛病”，是吸毒带给她的后遗症。

再过两天，郝丽在隔壁镇的新仓库就要装修好了，“我最近在学习电商知识，打算直播卖红薯。”说起未来，她笑了起来。

## 江南古村展新颜

等公共建筑的修缮保护。“在外的出钱，在家的出力，当时靠大家齐心协力，才把许多老建筑‘抢救’了回来。”

2000年前后，诸葛村已经靠着村居环境、传统文化小有名气，随着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村集体收入迅速增长。

有人曾提议就此深度开发、收入分红，但诸葛村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从2003年开始，诸葛村推行“一户一策”，除了村内公共建筑，村民老宅也一并纳入保护。“我们尊重村民选择，有的愿意留在老宅就仍在此居住，有的村民享受易地建房政策后，老房子由村集体收回，由修缮队维修。”诸葛坤亨说。

村民冯水根皮肤黝黑，从年少时跟着老师傅修古建筑已有40余年。“古建筑修缮不仅要规划整体建筑布局，还需要使用原材料、老工艺，复原局部细节，实现古建筑‘修旧如旧’。”他说。

通过村中老工匠“传帮带”，这支修缮

队现已发展为拥有古建筑修复一级资质的企业。村民们对古建筑有感情又懂技术，促进了古村落常态化修缮队伍规模的壮大，也让古建筑修缮技艺得到传承，文物保护进入良性循环。

为进一步提升村民保护意识，诸葛村还把文物保护法、村规民约制作成挂历、手册分发给村民；对村内所有古建筑进行彻底摸排、挂牌、签订责任书。

在“人人都是文保员，人人都是受益者”理念下，截至2023年底，村里投入3亿元，整体修缮道路1万多米，修缮古建筑6万多平方米。

如今，在古色古香的“天一堂”百草园，许多身着汉服的年轻人在此点一杯草药茶饮，和诸葛古村合影“打卡”。

行走在诸葛村，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孩童趴在窗沿观看老人制作孔明锁；游客在中药体验馆学习传统药包制作；如果时间赶巧，游客还能在诸葛祭祖中体

验传统祭祀仪式和迎会游街活动……

今年的“五一”小长假，诸葛村结合古村落风貌、非遗传统工艺等，推出沉浸式互动演绎项目，诸葛亮、五虎上将等角色和游客互动。“五一”期间，诸葛村接待游客20000多人次，同比增长5.9%，给村民带来旅游收入158万元。

文脉传承悠久的江南古村在活态保护与发展中，留住了“根与魂”，于有形无形间，塑造出一幅乡愁里的当代乡土中国的美丽图景。

诸葛坤亨说，传统村落的吸引力不仅在于自然风光、历史建筑，更在于其蕴含的丰富厚重的传统文化，这是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向引力。

20多年来，在诸葛村，保护优先于发展，以发展反哺保护的理念始终未变。数据显示，2023年诸葛村接待游客60余万人次，门票收入2000余万元，带动近500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新华社 吴帅帅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伴随着孩童声声诵读的《诫子书》，诸葛后裔聚族而居的兰溪市诸葛村迎来了新的一年。

青砖灰瓦马头墙。暑期临近，作为全国最大的诸葛后裔聚居地，江南古村的研究游热度日渐提升。

诸葛村村域面积2.3平方公里，相传由诸葛亮27世孙诸葛大狮于元代开始营建。古村以钟池为中心，由8条巷道向外延伸，从空中俯瞰与青砖黛瓦的古民居共同组成了一幅形似八卦的乡村图景。据统计，村中姓诸葛的居民超过3000人。

古村如今的人气与活力得益于几十年来几代人接续的活态保护。

诸葛村党总支书记诸葛坤亨已年过古稀，参与过早年间丞相祠堂、厅堂、议事堂